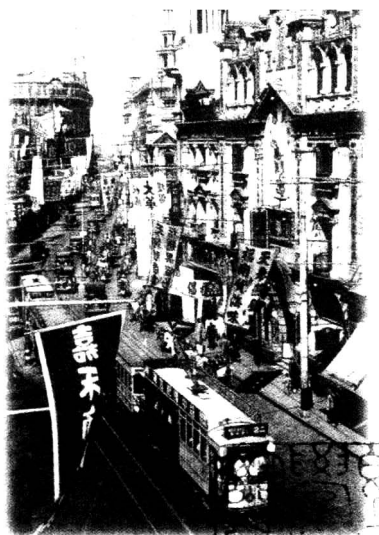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大路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# 三教九流



# 三教九流

朱大路 著

## 三教九流

---

---

作 者 · 朱大路

---

出 版 · 百花文艺出版社  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 
邮编：300020

发 行 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---

印 刷 ·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插页 2 印张 11.875 字数 250,000  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—2000

---

---

ISBN7-5306-2343-5/1·2082 定价：18.0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富有上海特色的长篇小说，书中以主人公“阿松”的命运为线索，展现了三、四十年代上海的平民生活。

“阿松”从一个富家子弟，被逐出家门之后的经历，是十里洋场上海旧艺人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其命运之凄惨令人同情。小说悬念合理，人物鲜明，文字生动。

## 第一章

西落的太阳，懒洋洋地告别了上海滩。灰褐色的暮霭，像一方大得吓人的帷幕，慢慢地向整座城市覆盖下来。

一艘客轮，靠上了十六铺码头。陶世成站在岸边，等着接他的主人陶秉德；他的心里本来就忐忑不安，此刻更是像绳子拉着的米袋口，一下子收紧了。

陶秉德去外地接洽生意，离开上海已有一个月。明天是他五十大寿，陶公馆邀请了各方客人；晚上将举行盛大酒宴，表示庆祝。他必须赶回来；本来前两天就可以动身的，不料海面风大，船不开；好不容易盼到风小了，船启航了，他这个寿星却险兮兮迟到。

十六铺码头，此刻人声鼎沸。几盏电灯，本来昏黄着脸，被暖酥酥的春风一吹，显得有些活气。等客的人们踮着脚，伸着脖颈，游动着望眼欲穿的目光。人群中，有被踩了鞋的，有被挤得喘不过气，在骂娘的，有被扒了皮夹子，在呼天抢地的。有个小贩，头上顶着装满干果蜜饯的木盘，脸部毫无表情，对着人群喊——

“奶油话梅——五香桃板！”

还有个小贩，比他活络，每句话涂上“花露水”——

“喂，城隍庙五香豆大王！喂，大王大王，就是王中之王！喂，味道不崭不好叫大王！喂，要吃钞票摸出来！喂……”

陶世成被这些噪声弄得更加心绪不宁。不一会儿，陶秉德下船了，当得知庆祝寿辰的酒宴准备就绪，他脸上现出宽慰之色。接着，转过头来问陶世成——

“阿松呢？怎么没来接我？”

“大概学堂里有啥事情了！”陶世成拎着皮箱的手有点发抖。

“学堂里晚上还有事？”陶秉德沉思着，追问一句。

陶世成支吾着，用干枯的手拉开雪铁龙汽车的门。两人一上车，雪铁龙便冒起尾烟，直驶陶公馆。

陶秉德是上海印染行业屈指可数的大实业家，相信“实业救国”，懂得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。在工商界同行中，他一向以“家教严”闻名。有些老板，痛感自己生财有道、教子乏术，便专程来向他讨教，他每每以此为自豪，热心地传授一些“教子之方”。他常常对人说：“我崇尚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，当初要不是爹娘逼着我走经商的路，我是会和医学‘订终身’的，现在老早是医学博士了！”大儿子对法律有兴趣，便送他上英国攻法律；二儿子“钟情”于工程技术，不久也去法国学习了。家中一个学医的也没有，他无论如何要让小儿子阿松去当医生。好在陶秉德小时候的同窗秦瑶是留过美的医学专家，便花了大量钞票，托秦瑶给阿松疏通一条去美国学医的门路。明晚，他要趁亲朋好友替自己祝寿的场合，透露一下阿松将赴美学医的消息，一则让大家分享喜悦，二则也可显示自己“教子有

方”。

此刻，陶秉德坐在雪铁龙里，听着轮胎在地皮上轻轻磨擦的“丝丝”声，眼皮微微眯起来，有一种志得意满的神态。

忽然，他望着陶世成，又问道：“阿松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陶世成只觉得胸口“扑腾”一下。恰巧雪铁龙来个急刹车，他那瘦小的身子急速朝前冲了一下，才把尴尬的神情掩饰过去。

陶世成今天对主人撒了个谎。阿松此刻到“听风楼”看滑稽去了。在上海滩，看滑稽是很时兴的事。他陶世成，就是滑稽迷，当初在苏州，他穷，出不起堂会钱，便钻在办筵席的人后边，偷看堂会中的滑稽段子。

然而，陶秉德对滑稽却深恶痛绝。这要追溯到他青年时代的罗曼史。在大清王朝倒台后的几年，他不是通过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而是敢于自由恋爱，结识了“春花剧社”一位模样标致的女演员。当时还没有滑稽戏，只有文明戏，女演员是扮演文明戏中的滑稽角色的。她那水灵灵的扮相和富有曲线美的身段，使陶秉德按捺不住冲动。可是当他把嘴唇凑近女演员的嘴唇时，她总是轻轻地推开。

“你怎么永远像天上的月亮，可望而不可及？”陶秉德闷闷不乐。

“看得到，捞不到，不是更有味道？”那女的狡黠地一笑。

有一天，那女的特别热情，主动邀请陶秉德去开房间。一缕灯光，柔和得像水，淡淡的，像要把人融化。粉红色的缎子旗袍，发散着幽幽的香味。陶秉德拼命吻那女的，女的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越是美的东西，我就越向往！”

“我把我都给你了，你就不爱我了！”

那女的将陶秉德一把拉上了床。睡到下半夜，陶秉德被一个恶梦惊醒，一摸，旁边空荡荡的。他急忙拉开灯，那女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。陶秉德赶紧起身穿衣服，可是衣服不见了，裤子也“飞”了。上衣衣袋和裤袋里的钥匙及大笔钞票，显然被那女人连裤子带衣服一道“牵”走了。

不知是由于冷，还是由于生气，陶秉德上下牙齿直打架。他光着膀子出不来，只得躲在被窝里。等到天亮，他裹上大毛巾，跑到外面，打了个电话给陶世成。当陶世成带着衣服裤子来到栈房时，陶秉德打着喷嚏，咒骂着：“这个贼女人，把东西都拐跑了！”他面临经济破产的境地。依旧是这个陶世成，偷偷地卖了大量血，尽管眩晕得眼冒金星，还是摇晃着身子，把钱资助了陶秉德……

此刻，陶世成一阵眩晕，这不是卖血后的眩晕，而是因为雪铁龙汽车猛然间来了个一百二十度的大转弯，拐进了陶公馆。

那一回，陶秉德并没有罢休，他带着陶世成，找了三天，硬是把那女人找到，向她算帐。那女人一声不吭，晚上带了一帮难兄难弟，冲到陶秉德住处，把他打了一顿，还骂他“不是东西”。要不是陶世成拼力相救，陶秉德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。临走时，那女人模仿戏中滑稽角色的动作，把手举高，手掌对着陶秉德摇两摇，说一声“晏歇会！”便扬长而去。陶秉德从此对唱滑稽的戏子倒了“胃口”，二十多年了，都没能恢复过来。

雪铁龙稳稳地停在石阶前面。当陶秉德跨进客厅的一刹



那，仆人们纷纷前来报告——

“张老板送来贺礼!”“孙老板送来贺礼!”“钱老板明晚送一台堂会!”“秦瑶博士托秦家芳送来口信：明晚他一家三口全部来参加酒宴!”

这些七嘴八舌的话，催开了陶秉德矜持着的脸，熏熏然添上几分春意了。

可是他的好心绪，只维持了两三分钟，便被恭候在客厅里的帐房顾先生打破了。顾先生把他拉到小房间，关上门，悄悄地说：“陶先生，我不知道有一句话该不该对您说?”

陶秉德拍拍沙发扶手，示意他坐下：“说吧!”

“我昨晚到‘听风楼’看京戏，”顾先生凑近陶秉德，“看见令郎也在!”

“阿松？他做啥？”陶秉德吃了一惊。

顾先生犹豫一下，还是摊开了：“在看滑稽！还摇头晃脑地学！唉，上海滩上的滑稽，最贼腔了，是‘起码人’才要看的，连我们这种档子的人都不肯去看。令郎是富贵人家，多看滑稽要耽误前程的!”

顾先生说完，眼睛盯着陶秉德的脸，像在等答案。

陶秉德感到身上的血在朝头上涌，心口“扑腾扑腾”跳得越来越重。他从玻璃立柜中拿出一听“大炮台”香烟，开了封，抽出一支递给顾先生：“这桩事情，你知道就可以了，用不着对外说。”

可怜帐房先生一番直言，害得陶秉德一个下午不太平，肋下针刺般地痛。九年前，陶秉德有事去永安公司天韵楼，被熟人硬拉着去看滑稽。那还是滑稽的初创阶段，演员剃着和尚

头，头上贴着用膏药泥粘的小辫子，鼻梁上架着用电线做的眼镜，身上穿着贴满当票的长衫，两只马蹄袖一甩一甩，陶秉德看了半场，肚子里来不及消化的“隔夜饭”想冲出喉咙口；借口上厕所，头也不回地“逃”出天韵楼。今天，他得到顾先生提供的情报，无名火窜得三丈高。他把陶世成叫进卧室：“世成，你是我的远房亲戚。当初，就是因为你生活有困难，让你从苏州老家出来，到我家帮忙的。”

“是的是的，这要谢谢先生了。”

“阿松这孩子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蛮聪明的，蛮聪明的，是个好小因。”

“人是聪明的，但要走正路。你发现他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蛮好的，蛮好的。”陶世成的回答像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。

陶秉德有点火，想把世成奚落一顿，说他“糊里糊涂”，“没有管好孩子”，但考虑他毕竟把自己从光着膀子的窘迫境地中救出来过，于是压下火气，把阿松看滑稽的事向他“透透风。”

陶世成料不到阿松昨晚去“听风楼”的事，陶秉德会知道得这么快。如果今晚的事再被他知道，自己的饭碗就会被敲掉。这时，只听陶秉德在吩咐另一个仆人：“你去学堂，把阿松叫回来！”

陶世成吓得六神无主，连忙表示：“我去！我去！”

就在陶世成战战兢兢、手心捏着一把汗的时候，阿松却是整个上海滩最快乐的“活神仙”！

他正走在去“听风楼”的路上。看滑稽，对他来说，像过节。他喜欢春节，有吃，有玩，有炮仗放。他喜欢儿童节，爹娘送他

漂亮的礼物。看滑稽，比过这些节更有趣；踏进剧场，就来到“极乐世界”，笑的声浪会荡漾过来，使人晕陶陶，晕陶陶，好像此刻马路上暖洋洋的春风。这乐趣，教室里不大有——老师永远虎着脸，同学间也互相监督；家里也不大有——爹爹管得太紧，两个哥哥从小就规规矩矩，说话细声细气，走路轻手轻脚；妈妈是宠阿松的，除了天上的月亮捞不到，什么都答应，但太懦弱，爹爹一说，她便“吃瘪”了；唯一贴心的，是陶世成，但他在家里地位太低。

阿松得意洋洋地走在马路上，一只嘴巴又熬不住了，哼起滑稽小调来。短短的日子，他学会了很多段子。前面烟纸店一个叼着香烟的老女人，把满满一盆水倒在店门口，湿漉漉地淌了一地。阿松忽然记起江笑笑的《水灾开篇》。他边走边唱：“遍地哀鸿实可惨，四处八方尽遭灾……”那老女人以为来了个神经病，呆呆看了几秒钟，吓得跑进烟纸店。

阿松全然不顾。大约过了十几家门面，他已经唱到“烧香要烧苦庙里，救人顶好去救灾”，“大先生，大老板，少奶奶，老太太，小弟弟，小妹妹，偕笃随便啥个铜钿省一眼，省了下来去赈灾。”一边还用嘴巴伴奏：“弄格哩格弄，弄格哩格咚……”

路上行人不少，个个张大惊讶的眼睛，停下脚步看。尽管暮色苍茫，对阿松的表情看得不太清楚，但免费听听小调，总还是合算的。

阿松唱到老太太“拿个买蜡烛铜钿去赈灾，菩萨一定感谢侬”，“小弟弟，小妹妹，拿个糖果铜钿去赈灾，将来好处多得交交关”时，越唱越快，到了忘我的境地，好像菩萨真的会来感谢他。

天上的菩萨碰不到，地上的菩萨却碰到了——前面大门口站着个胖子，像菩萨那样，一本正经，巍然肃立。旁边站着不少“轧闹猛”的人。

阿松正唱到“好处多得交交关”时，猛见这里挤着许多人，一愣，咕哝起来：“咦，怎么这里人多得交交关？”

一抬头，才发现，是“听风楼”到了。

这“听风楼”，是一幢漂亮的建筑。白天，湖蓝色的外表在太阳光下显得十分柔和；夜晚，墙外的霓虹灯辉煌富丽，红的热闹，蓝的深邃，黄的活泼，错综交织，或明明灭灭，或绕着一个圈儿流动，表现了光的世界的多彩多姿。

有一条霓虹灯广告是这样的——

“加羚戒烟药水，不吃不灵，万试万灵”

还有一条广告是这样的——

“观音老牌保产金丹 一吃就养 保质保量”

今晚的“听风楼”，比往常更有气派。门外贴着海报——

“四大金刚滑稽大会串 泰斗云集 千载难逢”

下面用红笔渲染——

“看一大金刚表演，笑！

看两大金刚同日表演，大笑！

看三大金刚同日表演，笑脱牙齿！

看四大金刚同日表演，笑破肚皮！”

门口看热闹的人，各种衣裳，各色人等。黄包车夫没有接着生意的，将车把搁在地上，人斜靠在车旁，点燃一支香烟，悠悠然，观赏着闪烁的霓虹灯。

门口的那位“菩萨”，原来就是检票人。观众排着队，依次

进去。阿松想去买票，一摸口袋，糟了！

他今天为了上“听风楼”看滑稽大会串，特地换了件新衣服。由于兴奋，钞票忘了装进口袋。怎么办？他愣着站在门口，没了主意。

那检票人，颈脖后面长着一块“槽头肉”，骂这个，训那个，出言吐语很脏，看见阿松探头探脑，呵斥道：“站在这里做啥？想不出钞票看白戏？”伸手把阿松一推，“去去去！只要我坐镇，天上的鸟也不要想飞过去！”

阿松看到“槽头肉”凶神恶煞，心里就来气。“听风楼”是他阿松向往的“圣地”，谁也不能阻挡他上“听风楼”。“才起汤起才起汤起……”“听风楼”里锣鼓响了，京剧开场了，那么，滑稽也肯定开场了。

阿松决定惩罚一下“槽头肉”。几分钟一过，他就“绝处逢生”了——这是“天命”吧，阿松自己也说不清，反正三岁那年有位相士端详了他的手心，推断说“有绝处逢生之运”，只不过被陶秉德嗤之一笑罢了。

阿松是这样“逢生”的：他见队伍中有位妇女，拿着票，抱着一对双胞胎，很吃力，便上去道：“大阿嫂，你吃不消的，两个小孩我来帮你抱吧！”

这妇女千谢万谢，把双胞胎递给阿松。阿松还向她要过票子，乘其不备，转身咬下一只小小的票角，把票还给妇女。妇女在前面进去了，阿松抱着双胞胎，被拦下了。

“槽头肉”问：“票呢？”

“不是给你了？”

“瞎三话四！”“槽头肉”立眉瞪眼。

“我两手要抱小孩，票只好咬在嘴里。你一把拿过去放进检票箱了！”

“哪里有这种事？你想‘飞过海’？”“槽头肉”头颈硬撬撬，青筋像蚯蚓，弯弯曲曲爆出来。

“我嘴上还咬着票角，不相信，你打开检票箱，肯定有张票是缺只角的！”阿松煞有介事地说。

“槽头肉”瞪着阿松足足有十多秒钟。一般心虚的，在这种目光下，脸色会走样。阿松却不，他崇拜滑稽中的“冷面滑稽”，别人笑，他不笑；别人要窥破他内心的奥秘，他不动声色。就在前几天，课堂上趁老师在黑板写字，阿松在下面做了个怪腔，全班哄堂大笑，老师回过身来查“祸首”，盯着阿松找疑点，阿松也盯着老师，面不改色，好像有一种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看着我”的意思。老师找不到证据，只好作罢。现在“槽头肉”当然也看不出破绽的，然而他不作罢，挥挥手叫大家不要动，仿佛要“保护现场”。接着倒拎起票箱，将票子全抖到地上。阿松从票堆中拣出那张缺只角的票子，同嘴上咬的票角正好吻合。

现在轮到阿松来开销“槽头肉”了：“看到哦看到哦？假使这票子是别人的，这只角怎么会在我嘴里？做人啦，下次不要这样凶，不要这样——”他做了个呲牙咧嘴的样子。

旁边人纷纷怪“槽头肉”记性不好。“槽头肉”只好自认晦气。他边拾票子边回忆，忽然醒悟，大叫一声“慢——”，想拉住阿松。

阿松早就进去了。

一九三六年的上海，滑稽达到鼎盛时代。各班滑稽巧立名

称，像雨后蘑菇，星星点点在上海滩生长起来。不少观众，或辞掉生意，或自动改行，都下“海”唱滑稽。滑稽卖座率越来越高。“听风楼”的“滑稽厅”，今天又人满为患了。

此刻，“四大金刚”之一的张浪驼和他的下手出场，表演滑稽《二房东吃瘪》。

张浪驼刻画了二房东剥削房客的手法，和房客群起反抗的情景——

下手：上海滩房子真紧张。二房东他刁钻齜刻动点啥个坏脑筋呢？

张浪驼：二房东为了赚钞票，不顾房客死和活，亭子间隔一半做舞厅，灶披间搭只角卖锡箔，前厢房遮一避开老虎灶，后厢房挤一挤做燕子窠。啥人要是服从，喊你连夜来滚蛋。众房客团结一条心，喊来爷爷、奶奶、爹爹、姆妈、阿哥、阿姐、阿弟、阿妹、五姐夫的三婶娘、二娘舅的四爷叔、大媳妇的堂伯伯、小侄子的表姨妈，同二房东来评理。二房东正在吃夜饭，吓得神经都搭错，桌子掀掉菜打翻，地上面，有泡饭，有咸菜，有馒头，有豆板，油氽果肉茶叶蛋，麻辣豆腐霉干菜。房客一声叫，二房东从楼梯上滚下来，鼻青眼肿全不顾，连声叨念：“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……”

场子里爆发出炒豆般的笑声。阿松笑得收不拢口。他住惯了漂亮舒适的陶公馆，对上海滩闹房荒、二房东乘机盘剥的情形并不了解，听来总觉新鲜。这两个月来，听张浪驼表演过好几次，阿松都能背出来了。正当他念念有词进入神仙境界时，一只手搭在他肩上——陶世成上气不接下气，胸脯因喘息而急速地起伏：“事情不好，你爹爹回来了，他叫我到学校找

你。再不回去要搭僵了！”

“我要看！我要看！”阿松固执地说。

“可怜可怜我好吧！陶先生知道了，我日子难过了！”陶世成央求道。

“陶老伯你胆子太小，青年人长长见识，有啥不好？你不也是个滑稽迷吗？”

“你是阔人家的孩子，和我不一样！”陶世成死拉硬拽，把阿松拖回家了。

谎话毕竟起点蒙蔽作用，陶秉德真以为阿松是去学校呢。这一晚还算太平。

第二天是礼拜天，陶公馆上上下下都在为晚上的祝寿酒宴忙得不亦乐乎。陶秉德想找阿松，谈一谈留美学医的准备事项。他走进阿松的卧室，不见人影，桌上摆着《国语》课本和一本翻开的作业簿，上面红笔批着“优”。陶秉德有点兴奋，拿起作业簿，发现下面还有一本书：《江鲍笑集》，刚刚出版不久，散发着油墨香。他拿起书，带点新奇地翻开其中一页，念起来：“三月里杨柳绿沉沉，景阳冈打虎是卓别麟。”

“嗯？”陶秉德没搞懂，又念后面：“八月里桂花黄如金，刘备想到跑马厅里去买香槟。”

他这才发觉，是一本滑稽集子，喉咙口一阵发痒，朝痰盂里“呸”“呸”！吐了两口，像要把刚才念过的话吐干净，还掏出手帕擦擦嘴，生怕留下污物。

他赶紧去找阿松。客厅的门虚掩着，有说话声。他轻轻一推，侧身进去。

不看不要紧，一看，陶秉德身上的汗毛管“全体肃立”，血



液凝结了。

客厅里只有阿松一个人对着空气在鞠躬，自言自语道

“各位老观众，我就是滑稽阿松。滑稽不滑稽，不是靠我嘴巴讲的，是要靠各位老观众摆眼睛看的。唱得不滑稽，一个铜板不要；唱得滑稽，喂，我只要大家——”

他伸出双手：“拍几下，捧捧场！”

接着，他又拿起小镜子，反复端详着脸，叫一声：“喜！”马上把眉毛笑弯。

“怒！”眉毛竖立起来。

“哀！”眉毛成八字形，嘴张大，作哭状。

“乐！要乐！唉，只有‘乐’差一点，右脸的肌肉还不够放松。松一点，再松一点！”他“啪”的打了右脸一记，用手捏捏，嘀咕道，“奇怪，名字叫阿松，肌肉一点不肯松！”

随即，他表演起滑稽来，身子转来转去。忽然，眼一扫，发现了后面的爹爹，猛一惊吓，人竟像电影里的“定格”一样，固定不动了。

父子俩对视了三分钟。沉默。重磅炸弹爆炸前可怕的沉默。

然而，沉默归沉默，“炸弹”却没有爆炸。相士算命十分灵验：阿松有“绝处逢生之运”。不早不晚，恰恰在此时，有商界人士送贺礼来了，陶秉德转身去接待。

经过走廊时，陶秉德望了一眼墙壁上那幅复制的荷兰画家梵高的《戴灰毡帽的自画像》，不禁停下了脚步，梵高瘦削的下巴，一双黯然的眼睛老是忧郁地看着前方。